

从武士到门卫：我的马赛兄弟

高良敏

一 初识马赛

我自 2015 年踏上东非土地时，来来往往碰到了很多马赛族人（Masaai）。有早早举家在巴加莫约（Bagamoyo）定居的，有每天喝着啤酒在巴加莫约海滩游荡的，有给富人守门的，有在医院里当实习护士的，还有富有爱心的马赛族小学老师，以及时常在车站或街头兜售马赛传统医药的马赛男性或妇女。从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桑给巴尔（Zanzibar）到内陆阿鲁沙（Arusha），或是北上前往坦噶（Tanga），亦或是向着西南前往姆贝娅（Mbeya），总能看见马赛族人身着大红、大紫、大蓝或红蓝相间的衣服游走的身影。他们手持长茅或杖、腰配胯刀、外带木锤，有时还带着一把大大的雨伞。他们身材高挑，加上小跳式的步伐，显得自信、威武，无论城市还是乡间，都格外地显眼。我记起当我问医院某医生什么才能代表坦桑尼亚的传统文化时，她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马赛！”

[收稿日期] 2021-09-30; [修订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高良敏，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坦桑尼亚及其周边国家。



图 1 草原上的风之子，行走中的马赛族武士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公元前 1000 年以前，除了班图人南下或北上进入东非外，还有讲着尼罗特语、善于制作铁器的高地尼罗特人，从东北部埃塞俄比亚高原一带进入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在文化上，高地尼罗特人将割礼作为男、女成年仪式，禁止吃鱼，拥有按年龄级划分的社群政治体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如今在东非内陆广泛分布的马赛族人。马赛族为游牧民族（少见农业耕作），父系社群，男性经历从出生、成年（割礼）、结婚（一夫多妻制）、年长阶段一系列生命重要历程，在每一个年龄组（Age group）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男性权威。成年后的男性一般被称之为“武士”，也因此拥有无比傲娇的男子气概。在长期流动、迁徙和内外族群斗争中，马赛男性的武士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然而，随着“土地”等资源在现代农耕社会中变得越来越稀缺、社会发展的变迁以及马赛族传统的游牧生活空间被不断挤压等原因，大量的马赛族武士涌入繁华的现代都市。在都市中，马赛族艳丽、绚烂的着装和高挑强壮的身材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其说格格不入，不如说是族群传统与现代生活交融之图景，也是东非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他们之所以来到繁华都市，根据我初判，一是揣怀着“都市欲望”之梦，二是为了寻求一份身计，三是作为一个匆匆不适的过客。而在众多我所认识的马赛人中，来自中部伊林加省

(Iringa) 的马赛兄弟来到繁华都市的原因三者兼有。

2015年9月，当我第一次来到坦桑尼亚时，我入住的便是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乌潘加区（Upanga）的华人旅馆——“远方的家”。旅馆高墙之内与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被当地人称为“House boys/girls”或“Watchmen”，有的是受雇于旅馆的酒店服务员，还有来自安保公司的保安。这一群体夹杂在“外来者—华人^①”和一墙之隔的“当地人”中间，日常体验完全不同于当地大众。而我经常出入“远方的家”这家旅馆，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也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当地的“House boys/girls”。在我所接触的五名“House boys/girls”中，一位是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6年的当地妇女玛丽亚（Maria），主要负责在厨房帮忙，有时也亲自下厨，一位是负责打扫卫生和整理内务的妇女，一位当地男青年，以及一位来自坦桑尼亚东南部的马赛人。两人轮流值班守门，同时帮忙提送旅客的行李。最后一位是2016年年底（也就是我第二次到坦桑尼亚时），我在旅馆见到的我的马赛兄弟。他是第一位与我保持长期且深度交往的马赛人，而且我还一度曾试图通过“他”来了解“他们”。

二 华人旅馆中的马赛兄弟

2016年12月的某日下午，我从巴加莫约赶往达累斯萨拉姆市，由于交通堵塞，到达市车站已经快下午6点多，而要到乌潘加区，顺利的话至少也要30分钟，如果堵车则需要1至2个小时。果然不出所料，交通堵塞使得的士如同蜗牛一般，到达“远方的家”时已是晚上7:30。我习惯性地用斯瓦希里语叫喊开门。“等……等，来了！”有人低沉地回应道，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院子内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个个头和我一般的、穿着紫色衣服的马赛人，

^① 本文使用“华人”，原因是旅馆旅客不仅来自中国大陆，还来自中国港澳台，甚至是国籍为非洲某国、欧美的华人。

对我说了声：“Karibu！”（欢迎）。简单问候后，他说：“我还以为你是坦桑人，没想到你是华人，你会说斯语啊！太好了！”我说：“会一些，我还在努力学习！”随后，他带我去找旅馆经理。



图 2 马赛兄弟和“house boys/girls”一起共进午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赛族的“Houseboy”。后来，只要我一回到“远方的家”，就会和他打招呼、聊天，一次一次的接触，让我获知了他不为人知的个人世界。我们之间也成为了时常分享人生故事、喜怒哀乐的好兄弟。对于第一次走出马赛社群来到繁华都市的他，华人旅馆成为了他认知之外纷繁社会空间的重要场域，而他眼中的华人也塑造着他对外界的认知和态度。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华人，与他平时接触到的华人以及旅馆居住的华人对他的种种言行实践有关。经过与他的交流以及与旅馆华人的接触，我认为大概原因有如

下四点：

原因之一，没有语言障碍。在他看来，在这里入住或者长期入住的华人都不喜欢和他聊天，甚至不会和他打招呼：

“高，你一点也不像其他华人，因为这里进进出出的华人很少讲斯语，英语也不好，甚至都不会和我们几个打招呼。一部分只知道大呼小叫的，他们也不会问我的名字，只会喊我‘马赛’。他们一点点事情都要让我去做，特别是搬东西，哪怕是提个小包。对我友好的只有那么几个。说句实话，我不怎么喜欢他们。但是你就不同了，你愿意和我聊天，你是我的好兄弟。”

原因之二，文化差异，“外国人还有不同”。作为第一次来达累斯萨拉姆市打工的他，仍显羞涩，显然尚未准备好应对这份“工作”，而平日工作接触到的华人也远远不同于他之前碰到的一些外国人（他曾提到马赛村里来自欧美的志愿者、传教士等）。这些来自欧美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交流，不仅仅教他们英语，还愿意分享一些欧美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长此以往，在他的眼中，外国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白人，英语很好，且愿意和他互动。然而，母语为非英语且内敛的中国人完全打破了他对“外国人”的想象。他曾表示：

“我第一次来到达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原来想外国人应该英语都很好，而且会和我交流。但是，在这里工作都2个多月了，每天都这样，除了老板要搬行李、搬东西时喊我‘马赛’，还有偶尔几个来找我学习斯瓦希里语的人之外，大部分都不和我说话。我很不理解，原来外国人还有不同的。”

原因之三，对于何为“工作”的理解不同。在旅馆管理者和住客的眼中，他是门卫，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守门、负责安全，不能影响到住客。来自国内的一位长期住客谈起旅馆门卫时，满肚子的怨气：

“这里的人啊，只会要钱，什么事都要小费，连个门卫都会跟你要小费。真是气死人了，这种国家没什么希望，人人都是这样，就没一个好人。上次的门卫，每次开门都要可乐钱、要饭钱。哪能这

样呢。”

在早餐、中餐、晚餐时甚至晚餐后，旅店华人大多会在院子里溜达或在阳台闲聊，他们时常和一些受到当地警察刁难或要小费的华人表达出这样的话语，偶尔还会指指门口的门卫和几个当地服务员。还经常被提及的是他们手抓饮食、随地睡觉和要小费的“坏习惯”。一位来自温州的商人说：

“这里人的饮食啊，那种怎么吃！还用手抓，看他们脏兮兮的，特别是想到那么黑的手，还去抓饭吃，想想都会吐！你看看他们都是睡在地板上，地板那么脏、那么冷，真是没有进化完的动物。一天见到就是要钱，上一次的那个门卫，完全是不要脸的要（钱），每次要的不多，都是 300 至 500（先令），理由还满充分的啊，‘帮你开门了啊，我帮你提行李了啊’，甚至还会说‘肚子饿啊’。人又懒，完全是没救了！”

对于坦桑尼亚的很多华人老板或华人，甚至当地有钱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愿意聘请马赛男性来看门，主要是因为他们高大威武、长相威严，加上别具一格的特色衣服，这种体质有着天然的威慑感，足以成为一名合格的门卫或“houseboy”。此外，马赛族男性大多夜间不睡觉，会非常“忠诚”地看门。正如某华人老板很直白地说的那样：

“华人喜欢找马赛人看门，主要看中那身红色的衣服，很有震慑感，小偷一旦看到马赛守门都会忌惮三分！那身‘皮囊’很好用。马赛人晚上都不睡觉，睡觉也只是在门口睡一下，甚至简单给个床垫就行。”

对此，我的马赛兄弟和他在卡里亚库区看守废弃车辆的兄弟并不否认。年龄小一点的马赛青年自豪地说：“我们都是武士，看我们强壮吧，打架厉害吧！”而我的马赛兄弟则认为，马赛人要求的薪水低，对住的地方要求也低。在巴加莫约雇佣马赛门卫的一位医生朋友也说：

“很多人雇佣马赛做门卫，主要是马赛没什么技能，工作（能力）低下，长的高大，擅长打架，也很忠诚！马赛人很多都是住在树林里、住在树上，对住宿要求低，不给（住宿）也行，提供个凳子都可以。马赛没有正规保安公司的保安要求那么多”。

这位当地朋友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赛人让人敬畏的装扮。而另一位雇佣马赛为门卫的华人朋友则表示：“就是看中马赛人的那身穿着和身上的装备，高大、威武、手持长棍、挂着腰刀，一看就会让人畏惧，至于工资、住处这类的对于一个请得起门卫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她还形象地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晚上不睡觉的人，手拿着长棍在看门，你还敢来偷盗吗？自然会远离三尺！”

显然，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及自己的体验和经历，刚到坦桑尼亚的华人或者外语不好的华人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同样刚到达市、第一次接触华人的马赛兄弟自然成为了他们宣泄、鄙夷和嘲讽的对象。在中国旅客眼中，马赛兄弟就是一个门卫，可能因为帮你开门，就会要钱，而开门作为他的工作，是有相应报酬的，不应该强加到旅客的身上。因此，装作不懂英语、不懂斯语、不去理会他的言语行为也就成为了华人逃避“小费”的主要方式。对于小费，马赛兄弟告诉我，虽然他第一次到达市，第一次在外面工作，但是早在同伴那里获知，只要给外国人干活，都会有小费，甚至小费会多于工资。他说：“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说的，说外国人都会给小费，而且有些还给的多！我不理解你们华人为什么不给小费，而且一说要点可乐钱、要点饭钱，就没人理我！”

原因之四，薪水。马赛兄弟告诉我，每周末可以从华人老板或经理那里领到6万先令（约人民币200元）的工资，偶尔会有点补贴。领取每周的薪水后，他们都会被要求在一个薪水登记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对于偶尔的奖励，每个月会有1至2万先令。按理来说，发薪水的周六应该是马赛兄弟最为高兴的日子，然而，高昂的日常

消费却让他无法高兴起来,这也是我和他聊天时他最爱抱怨的话题。一谈到工资,马赛兄弟总有这样一句话:“Kidogo! Kidogo sana!”(太少了!实在太少了!)。其实,相对于很多“Houseboys/girls”,每个月 10 万先令左右的薪水,他的工资并不低。

马赛兄弟烦恼的原因在于一日三餐后,工资只有少许剩余:“早餐我通常两个 Chapati (面饼)、一杯茶水,会花去 1500 先令,中餐为 Ugali na nyama (肉拌玉米饭)、Soda (碳酸饮料),会花去我 3000 先令,晚餐 Pilau na kuku (印度米饭加鸡肉)会花去 2500 先令,每周电话费 3000 先令。最后只会剩一点点钱,工资太低了!”

按照粗略计算,马赛兄弟每个月工资收入至少 24 万先令,扣除一日三餐和电话费、日常花费共 22.5 万先令,仅剩余 1 至 2 万先令。

而旅馆 A 老板则说:“坦桑尼亚这几年经济不好,工作难找,也经常有人来问工作。前几天有个小哥还后悔,之前说好要来我这里工作,工资待遇都谈好了,后来嫌弃工资低就没来,害得我还要重新找(人)。而且这样的工作不需要什么读书、学历之类的,很多人都在找这样的工作。给他们的工资、工作条件在达累斯萨拉姆市算高的了,出去更难找到。”

2017 年 4 月初,当我再次回到旅馆时,听一个华人朋友说,那马赛“跑”了。后来,从旅馆老板那里得知,马赛兄弟说旅馆经理克扣他的工资、没有发给他一周的 6 万先令,而旅馆经理坚持说发过,还有签字为证。华人朋友说,旅馆经理不可能克扣这不多的几万先令,肯定是马赛忘记了或者是不想干了。第二天,我通过 Facebook、短信问了马赛兄弟在哪?一直未得到回复。过了一周多,他在 Facebook 上回复了我,说已经回到伊林加老家,还和我分享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为:在一颗大树下,他和一个当地马赛同伴吃着烤肉,一大块鲜红的肉摆放在火柴堆上。我问他:“肉怎么样?”他则回答说:“美味极了,这才是我们的肉!”



图3 前往伊林加路边的马赛族烤肉摊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后来，不知道为何，我和马赛兄弟就再也没有联系上，本来之前约定他要带我去他的族群访问的计划也戛然而止。至于马赛兄弟为什么要离开达市，为什么要找一个“克扣工资”的托词，我想起了他对家的思念、对这份“工作”以及“华人”冷傲态度的不满，以及他心中的欲望与现实所带来的折磨。

三 家与都市：回与不回

马赛兄弟来到城市后，感受到了对于城市生活的强烈不适。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的内心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与困惑。

一方面，出于对家、对亲人和族群生活的强烈思念，吸食鼻烟成为麻痹自己的最好方式。他已婚 4 年，26 岁，现有有一个老婆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交流中他多次透露出自己对家的依恋，对族群社会的思念。

他时常拿出破旧二手华为手机，点开一张张他老婆和女儿的照片，看着她们：“高，这是我女儿和老婆，女儿 4 岁了，非常可爱，现在都会叫爸爸了。”接着他讲起了他的婚姻故事：“老婆是用 15 头牛换来的，现在还有 25 头牛，其他兄弟帮忙照料着，等到有 50 头牛的时候我还想再娶一个老婆，然后生更多孩子，希望有一个大家庭。每天晚上，我都会打电话给老婆，问问孩子怎么样。”说完，他盯着照片看了许久，一脸乡愁显露无疑。接着他说：“来到达市几个月了，基本没有赚到什么钱。我想 3 月份的时候回去伊林加，还是回去舒服，放牛，多养些牛还比这个工作挣钱，还能多陪陪孩子。等到明年，我想再娶个老婆，那时候就可以养更多的牛。不能长期呆在这里，下月回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图 4 马赛兄弟与他的两个孩子

图片来源：马赛兄弟提供

在马赛兄弟的身上有一个白色的 50ml 左右容量的塑料瓶，瓶子里面装的是 Ugolo（马赛族语，意为 snorting tobacco，即鼻烟），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每隔两三小时就会吸食一次。他说吸了之后可以确保随时处于清醒的状态，随时补充能量。他还笑着说，吸鼻烟可以增强性功能，他认为这也是马赛族武士比较强壮的原因之一。在他的族群中，成年男孩 15 岁以后就可以吸鼻烟，女孩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男孩白天需要外出放牧，晚上还要看护牲畜，吸鼻烟可以让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吸了之后不会生病，鼻子还通透，呼吸畅快，因此鼻烟成为了族群武士们必备的东西之一。至于为什么来到城市之后还要吸食 Ugolo，马赛兄弟说：“每次吸食都会让我保持清醒，到晚上偶尔睡一会就可以，起来开门才会有力气。没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图 5 我和马赛兄弟，他们向我展示如何使用 Ugolo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另一方面，汽车、女人、性这些繁华都市中的现代元素，无一不在挑动着马赛兄弟的内心欲望，使他依依不舍。

初来乍到，目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风情万种的女人等一切族群社会里没有的新鲜事物，一股股欲望之风扑面而来。在他手机里面，有两张很吸引人的照片：一张是他背靠一辆蓝色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的照片，一张是他和一位来自欧洲的白女人的合照。据他描述，第一张是刚来到达市时，跟自己的马赛兄弟在卡里亚库的一个老板的院子里拍的。说完后，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手。显然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或许信誓旦旦的话语只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他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车，非常喜欢，等以后一定要买一辆。”

我说：“这车很贵的。”

他笑笑说：“我有很多牛，我还会养更多的牛，这不是问题的，等 2 年之后我就可以买车了。”

我说：“你买车干嘛呢？”

他笑笑说：“买车，等我回去族群，开着回去，族群的人会认为我是成功的。你看卡里亚库那些人（商人、老板），有钱的都开车，那是成功啊！”

关于另外一张与欧洲女人的合照，他说：“来到达市的时候，一位马赛同伴受到两个欧洲白女人的雇佣，带她们出去旅游，既负责安全，也充当导游。”我问：“为什么欧洲白女人找你的朋友呢？”他自豪地说：“马赛人长的高大、帅气，不怕和人打架，可以保证她们的安全，还能满足她们的性。”



图6 马赛兄弟与某欧洲女性合影
图片来源：马赛兄弟提供

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用来描述上述现象——“性旅游”（Sex tourism）。我想起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在巴加莫约总能看到一些当地年轻俊俏的男孩，陪着来自欧美年龄偏大或相貌普通的女人在海滩上散步、游泳。当地朋友曾说：“很多年轻人梦想去欧洲、梦想赚大钱，而这几年有很多的欧美女人来这边旅游，都会在当地找一些俊俏的年轻男性，其中不乏马赛族青年。”在非洲东海岸之所以会存在“性旅游”，按照巴加莫约当地朋友的说法，主要原因为下：

“一是，年龄偏大或长相不佳的欧美女人来到这里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花点小钱包一个年轻俊俏的当地男生作为陪伴，这种关系随着旅游的结束而结束。二是，这里的年轻男性总是想着到欧美去，但是没钱去不了欧美，就算去了也没有合法身份，而那些外语好、

年轻帅气的男性总是去找一些欧美女人，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女人。通过协商，陪伴旅游之后，欧洲女人可能会答应结婚，然后把他们带到欧美。朋友说，据他所知成功的例子不多，但是年轻人们总是乐意这样做，一是有钱赚，二是可以到处旅游，三是旁边跟着一位白人女性也可以成为他们向同伴炫耀的资本。”

我有意追问马赛兄弟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马赛兄弟看着我，笑笑说：“我不知道啊，应该没有了吧？”然后，我就直接跟他提了我在巴加莫约见到的“性旅游”现象。他笑笑说，“可能吧，我也不确定！”

在 3 月初的某一天，我、马赛兄弟和他的另外一位马赛兄弟（年龄 20 岁左右）坐在旅店门口的小台阶上，正在聊着马赛族为什么爱吸鼻烟的话题。这时走过来两个年轻女性，一个微胖，身体丰盈，身穿一套白色的紧身衣，和旁边另一位较瘦的女孩对比起来，完全是曲线突出，前凸后翘，女人味十足。看到我正在和两个马赛人坐在一起，胖一点的女孩就指了指我们，还抛了个媚眼。

快靠近我们时，她们打了声招呼，之后又大声说道：“马赛！为什么你们和华人在这里？”马赛兄弟说：“我们是好朋友啊，在聊天呢！”胖一点的女孩回应说：“马赛，Mzuri（帅气）……”然后笑了笑，就继续往前走。两个马赛兄弟望着女孩远去的背影，望眼欲穿般的表情。一会，年龄较小的马赛青年就问我：“高，你喜欢哪个？”我笑笑反问他：“你呢？喜欢哪个？”他指了指较胖的女孩，还用双手比划着，在空中画了一大个圆圈，意指胖胖的、臀部大的、丰满的那位女孩。马赛兄弟则说，女孩太胖不好。然而，当我问他喜欢胖一点还是瘦一点时，他又笑笑说：“Mkubwa（大的、胖的）那位！”接着，他羞涩地用手拍了拍我的手。^①

^① 在坦桑尼亚或者东非，当地人见面时，如果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往往都是边聊天、边拉手，代表友谊、友情，拉手不仅限于男女之间，也可以发生在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

来到繁华都市的马赛人同样面临着因为性而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对此，我的马赛兄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他将马赛族人的艾滋病问题归咎于斯瓦希里女孩（Swahili girl）。他说：“我们马赛人的艾滋病都是那些斯瓦希里女孩传染给我们的。我们马赛人不会有这种疾病，都是斯瓦希里人的问题。如果我得病，但是我回家去，在族群里仍然是纯洁的，我仍然是没有病的，因为那里才属于我。”

显然，马赛兄弟的话体现着他内心的矛盾。他一边说着讨厌斯瓦希里女孩，将艾滋病问题怪罪于斯瓦希里女孩的诱惑，但是当两个一瘦一胖的女孩对他们抛媚眼时，他们的魂都快飞了，还连连对我说：“我喜欢那个屁股大的女孩！”

结语

出于各种缘故，我和马赛兄弟之间的交往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但他依然让我目睹了这一高傲的游牧民族“游走失魂”的一面。我的马赛兄弟，作为族群武士的他，揣怀对繁华都市的欲望、憧憬和想象来到了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却发现身无技能的自己，只是凭着“强壮、彪悍”的马赛族武士这一尊贵身份，勉强混得他人屋檐之下“看门人”一职。对于马赛兄弟而言，眼前华人旅店这些相对内敛、几乎不会说英语和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的华人显然不符合他对于外人（西方人）的想象，加之不高的薪水、对亲人的思念及高昂的生活成本，他最终以“跑了”的方式离开了这个繁华的都市。

如果说很多流动到大都市的农村居民是为了摆脱结构化困境下的生命轨迹，攀爬社会阶梯，那么我的马赛兄弟则揣怀着对外界天真、美好的想象。然而，高贵如武士的他只能在繁华的都市勉强糊口。面对文化差异极大的华人群体和当地的市井社会，他最终找了个不光彩的借口逃回了熟悉的族群社会。这一进一出、进了又出的轨迹，真实地描绘了当下东非社会底层或边缘人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摇

摆不定、进退两难。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个体或社会边缘群体犹如汪洋中即将沉沦之舟，如此的渺小，想要在繁华而冷漠的城市生存下去，似乎难于上青天。

“游走”作为游牧民族马赛族的一大特征，是武士精神，也是生活面相。然而，随着现代农耕的扩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游牧民族的存续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尽管他们试图从“农”，试图融入香车美女、遍地黄金的都市生活，或许有人成功了，但深深附着的“传统”特质却让他们望而却步，始终徘徊在现代社会的边缘，渴望又无力。就像我的马赛兄弟那样，对于一个个游走失魂的马赛个体而言，回“家”才是归宿。尽管很难，甚至无“家”可回。作为旁观者，我试图保持乐观，但后续诸多的遭遇却让我对这一可爱可敬的族群之未来感到丝丝忧愁。

因篇幅有限，无法尽述他们的故事，特别是他们的信仰与归兮来去。在此特留有余地，将“走失”的风之子交给“游魂”吧！祝福我的马赛兄弟！

责任编辑：李 音
文字审校：王 琴